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一

起大歷九年盡十四年七月凡五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鯉大歷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 澄朗鎮遏使楊猷

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派漢江而上復

州郢州皆閉城自守

復郢二州皆濱漢此時蓋爲山南東道巡屬

山東南道節度使梁

崇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 諫議

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

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田神功薨故也已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

宋畱後 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

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裁敵

一隅中間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史昭

党項之屬渾吐谷渾也勢彊十倍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

欲求制勝豈易為力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

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以澧朗鎮遏使楊

猷為洮州刺史隴右節度兵馬使洮州時已陷吐蕃楊猷遙鎮刺史耳 夏四月甲

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復為上言邊事至涕泗交流 壬辰赦天下

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

爲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璘爲左僕射 初盧龍節度行軍司馬
蔡廷玉勸節度使朱泚入朝曰古未有不臣天子而能垂福子孫
者公南聯趙魏北接奚虜兵多地險誠天下之雄鎮也然非久安
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割多難可以勸勳
鼎彝泚初亦欲聽之後納諸將之譖乃囚之歲餘而出之謂曰爾
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可悔勉公爲義何悔爲復繫之出而問
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
屈待之如初會泚弟滔自防秋還謀奪泚地詭說曰天下諸侯未
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六月乃遣弟滔奉
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先築大第於京
師以待之泚又聽廷玉言奏分涿州爲永泰軍薊州爲靜塞軍瀛

州爲清夷軍莫州爲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上皆從

之 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

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釋典云佛在多羅奈最初爲五人說契經修多羅藏佛在

羅閱祇最初爲須那提說毗尼藏佛在毘舍離藏收池最初爲跋耆說阿毘曇藏五百羅漢夜集阿毘曇相續解說經此爲三藏學

又三藏學經律論也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

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而笑曰丘之禱久矣命撤土龍減膳

節用秋七月戊午雨 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此自幽州西出山後取太原路入朝

宋白曰蔚州西南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諸將請還俟閒而行泚曰死則與尸面前諸

將不敢復言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將士

於延英殿犒賞之盛近時未有 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

人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

諸道防秋之兵 冬十月壬申信王瑄薨乙亥梁王璿薨

二王皆元子

信以州為國名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乙大歷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畱後薛平帥其

眾歸承嗣承嗣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粵奔洛州上表請入

朝許之 辛丑郭子儀入朝 壬寅帝王璿薨 宋泚自入朝後

乃知弟滔之情遂不敢歸鎮乙巳表請畱闕下以滔知幽州盧龍

畱後許之滔遂殺有功者李懷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丁昭

義裨將薛平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洛州刺史皆

薛嵩之族也

相衛洛本皆昭義巡屬

戊申上命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

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其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

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甯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斬首

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敢無得輒

召募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不從使盜殺之屠

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

相衛已陷於承嗣磁洛未下而承嗣已據其地相衛二州自此屬魏博

自

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魏知古與其巡磁相二州使

其將士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辛未立皇子述為睦王逾為邲

王連為恩王邁為郾王迅為隨王造為忻王暹為韶王運為嘉王

遇為端王通為循王通為恭王達為原王逸為雅王

諸王子皆以州為王國名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節後 河陽三城使常休明

河陽縣本屬懷州顯慶二年分屬河南府城臨大河長橋梁水古稱設險此城後魏之北中城也東西魏兵爭又築中渾及南城謂之河陽三城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東京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及邠王平賊令仇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之河清濟源溫四縣租稅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日禮領苛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其縣額尋又以汜水軍賦屬之

出城勞之防秋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王惟恭爲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三月

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

陝止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

匿名投庫物

設林四圍以令投所掠庫物於其中

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爲

賞乙巳薛粵常休明皆詣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

李寶臣漕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

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寶正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

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

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

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癸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

永州漢零陵郡南廢

郡爲

永州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

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尙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

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

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

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

磁州潞陽郡本漢廣平縣地隋廢郡於潞陽縣置磁州治潞陽

本漢成安縣地

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

德州自此屬平盧軍

李忠臣統永平河陽

澤潞步騎四萬進攻衛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

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

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覓孝忠軍整

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燒輜重而遁

冀州治信都縣高陽軍當

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橫海北平高陽等軍皆屬平盧道蓋安
史之亂以兵授張孝忠統制而屬於李寶臣因授高陽軍使耳孝
忠奚人阿勞其本名也及歸朝乃賜名孝忠 秋七月己未杭州
大風海溢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
多叛而懼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辛巳郭子儀還邠州子
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
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
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
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
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
期寇磁州 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萬年
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斫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不問 壬子

吐蕃寇臨涇臨涇漢縣屬安定郡隋大業初改曰涇谷縣尋後曰臨涇縣唐屬涇州癸丑寇隴州及

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屬出城竄匿丙辰鳳翔節度

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甯隴州華亭縣大歷八年置義甯軍李寶臣李正己

會於棗強棗強縣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晉復置屬廣川郡魏隋以來屬冀州進圍貝州田承嗣出

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

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

屯陽武陽武縣屬鄴州本原武城武德四年置陽武縣北至衛州五十許里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

嗣從父弟庭珪守之寶臣不能克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

璘破之於百里城考異曰汾陽家傳九月吐蕃略潘原西而還八日至小石門白草川十八日下朝那川二十三

日至里城營支磨原入華亭十月公遣鄆城李懷光與幽州義甯汴宋軍會於故平涼縣三日詰朝大破之今從寶錄戊午

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盧子期攻磁州

考異曰傳李寶臣傳作攻邢州今從實錄

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

後李承昭其救之大破子期於臨水

晉置臨水縣於涇口之古焉廣平郡後魏及隋屬魏郡唐

初自水秦元年薛嵩表於臨水故城置昭義縣屬磁州

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

破田悅於陳留

陳留漢縣後魏廢縣開皇六年復置時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二里

田承嗣懼初

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

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

考異曰按承嗣卒時年七十五

此云八十六

盜死無日

盜奄也莊子曰盜然而死謂奄然也

諸子不肯悅亦孱弱凡

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

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

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

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

詔嘗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

軍中新立功豈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

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

臣鄉里心常欲之寶臣本范陽內鄉奚范陽將張頌高因刻石作

識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

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

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

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

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識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

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

寶臣置於射堂與眾將其觀之曰眞神人也滔軍於瓦橋

瓦橋古易京之

地在冀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關宋白曰涿州歸義縣瓦子齊
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富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後周置雄州

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

方睦消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

范陽消使雄武軍使昌平劉忬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

聞幽恆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

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考異曰舊王武陵傳曰八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詣宣

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遣百緡承倩詣歸驛出道中王武陵

勸玩養承嗣以爲己寶臣曰今與承嗣有勢矣可推腹心哉武

俊曰勢同患均轉送歸爲父子款壁間耳若傳席言無益也今中

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吾不能

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涿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按承

嗣方求解於寶臣何必擒滔以取信且承倩尚在傳舍武俊何不

勸斬承倩而斬清潭乎寶臣自以承嗣誘之共

取幽州故襲朱滔非因承倩之厚也今從唐紀

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丙寅貴妃獨

孤氏薨丁卯追諡貞懿皇后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

瀛州降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入孟瑤敬冕為將討哥舒晃

瑤以大軍當其衝晃自閒道輕入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

考異曰舊嗣恭

傳曰嗣恭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貨數百萬貫悉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寶錄曰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討不失有罪始斯役也既而有誘其收南海府庫閣上不實不得用久之按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遺載琉璃盤惡之故不用耳事見鄴侯家傳或當時亦有人迎合以匪貨誘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肇國史補云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聽請待秋涼以修親禮江西判官柳渾入兩泣曰公有功方署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也嗣恭懼曰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賴李泌營救得免事見鄴侯家傳載豈有諸嗣恭云欲為亂之理蓋載已被誅而召嗣恭適在三伏渾有此言時人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晃也容管經因以為渾美事耳今不取

略使王綸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容州綸伏兵擊

擒之 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

考異曰此事出汾陽家傳實錄新舊紀皆無之按實錄明年二

月加朔方戍兵以備回

紇則是回紇嘗入寇也

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方縣貞觀七年

開延化渠引烏

水入庫狄澤

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賈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

罪 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丙大歷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辛

亥西川節度使崔甯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吐谷渾氏羌羣蠻

眾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 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

朝上方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

者一切不問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朔方先統三受降城并振武豐

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降城景振武軍使朔方
統豐安定遠新昌豐南保甯肅之塞下五城 三月戊子河陽

軍亂逐監軍再庭蘭出城大掠三日程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

人乃定 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

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

宋等八州留後汴宋曹懷充 鄆徐泗八州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

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

兵寇滑州李勉拒戰敗績滑州永平 節度治所 戊子夜大雨平地水深尺

餘壞坊民千二百家 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川後魏置開 熙郡隋廢郡為長

澤縣屬夏州時吐蕃寇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宋白曰長澤縣漢 朔方郡三封縣之地三封故城赫連勃勃碑之築為統萬城又按

原州北有 八月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考異曰實 錄閏八月

長澤縣 乙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 云明年九月又云蓋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

載其入
朝耳

李靈曜既爲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内八州刺史

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
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
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
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惠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爲之
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
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
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鄆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
其至退軍滎澤隋分滎陽縣置滎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五里淮西軍士潰去者
什五六鄆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
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

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
敗靈曜兵於雍邱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
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
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
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匡城漢長垣縣隋開皇十六年更名時屬滑州乘勝進軍汴
州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
營縱橫貫竄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
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
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隋分
縣置韋城縣於古韋國之墟故曰韋城時屬滑州九域志韋城縣在滑州東南五十里永平將杜如江擒之
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

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

丁亥李正己李寶臣竝加同平章事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

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

璘薨考異曰貞錄庚寅璘薨段公別傳曰十二月景申馬公薨十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丁酉

以段秀實知河東畱後按時馬璘新薨秀實涇原畱後備禦吐蕃豈可輟之使歸河東蓋奏報未至有斯命尋聞璘薨遂除涇原耳

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

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

位於前茅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者

輒執而囚之記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閭注云離兩也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

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

廷榦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榦入
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少無學術
落拓不事家人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而歸慨然歎曰豈可使我祖勦業墜於地乎遂仗劍
從戎自效於安西及在行間忠而能勇武榦絕倫前後累立奇功
爲中興名將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勦貴中堂費二十萬
緡它室所減無幾及璘薨其子孫無行家貲尋盡 戊戌昭義節
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
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
汴州

大歷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尙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

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路畱後 癸亥以河東行
軍司馬鮑防爲河東節度使防襄州人也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
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
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爭納賄賂載於城中開
南北二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
什器無不各具城南膏腴別墅連甍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
者自有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
良引用貪穢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
達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仲武爲虐日
以聚斂財貨徵求聲色爲事故外方珍異名姝異樂過於禁中兄

弟各縱淫樂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縉妻李氏初爲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嬖故干與外事又縱弟妹及女尼等出入黷貨貪猥之迹如市賈豎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以左金吾大將軍吳湊小心謹慎智識周誠乃獨與謀之湊上之舅也曾有告載縉夜醺圖爲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尙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問端皆出禁中問端猶今言問頭也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穢襪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

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籍括州刺史

宋白曰括州晉永嘉郡

隋改處州尋為括州因括蒼山為名到陶曰京師東南四百七十八里

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

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鍾乳至五百兩

石鍾乳者石之津氣聚成乳滴或石故

取名焉通中輕薄如鵝翎管者佳或曰如蠟與者上指甲者次鵝管者下范或入桂海志云桂林山穴中甚多鍾乳仰視石脈涌起處即有乳牀白如雪潤如玉其下垂者如倒懸小山巒者峯峭如銳且長如冰柱柱端甚輕薄中空如鵝翎管乳水從中滴下滴澀不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承取之胡椒至八百石
本草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熱徐表海中國它物稱是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為中

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儉簡素

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

亟毀撤之

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信起居舍

人韓會等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

之異日欲以代已初引辟邕邕貶又引炎親重無比故炎及於貶

洞澁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丁酉吐蕃寇黎雅州

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源飛越歸州之陽山置黎州

西川節度使

崔甯擊破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

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

俸太薄己酉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

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敕百官

月錢宜合爲一色都以月俸爲名冬臘本官請月給付一品三十

千二品二十四千三品十七千四品十一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

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

一十七至大歷十二年加京官俸三緡三公侍中中書令每月各
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東宮三太左右僕
射各八十貫文東宮三少各七十貫文尚書御史大夫太常卿各
六十貫文常侍宗正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各五十貫文左右丞
及諸司侍郎給舍中丞賓客殿中秘書監司農等卿將作等監各

四十五貫文太子二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郎中侍御史司天監少詹事諸王傅國子博士諭德中允中舍殿中祕書太常宗正丞各二十五貫文殿中侍御史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內給事各二十貫文員外郎通事舍人起居王府長史各十八貫文監察御史臺主簿補闕王府司馬司天少監太子典內太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門下錄事中書主書各十五貫文拾遺司議太子文學監著作佐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謁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十二貫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貫文評事八貫文諸校正各六貫文諸奉御九人監諸王諮議友諸陵令各六貫文二百文城門符寶國子助教六局郭王府掾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參軍主簿記室諸衛及六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署令太公卿令各五貫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及諸率府長史諸陵丞諸陵署諸王府判司司竹溫泉監尚書都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丞太子侍醫諸司上局署令王府國令苑四面副監公主邑司令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國子四門助教律醫學博士協律郎內謁者諸衛六軍左右衛率府寺衛佐諸王府參軍大農都省兵吏禮房考功主事春坊錄事司竹副監諸司中局署令都水主簿諸司上局署及監廄司丞司天臺監臺郎保章挈壺正太常針醫及醫監尚醫局司醫各二貫四百七十文太祝奉禮省中諸行主事

門下典儀御史臺殿中秘書內侍省奉坊舊事府主事諸寺監諸
衛六軍諸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獄丞諸司監作監事諸
率府錄事殿中省醫佐食醫奉翬司庫司廩奉乘鴻臚寺掌客司
儀太僕寺乘內坊典直司又臺司辰司歷監內侍省宮教博士東
宮三寺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醫正按摩呪禁卜筮博士及針醫
卜助教國子書算博士及助教諸王府國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
貫九百一十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
將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貫文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各三十
貫文諸衛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衛及六軍中郎將諸率府率副
率各一十貫五百六十七文諸衛及六軍郎將諸王府典軍副各
九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司隸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貫三百文
諸衛及六軍中候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六十六文諸衛及六軍
司戈太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
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少尹兩縣令
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醴泉等縣令司錄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
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
三十貫文奉先縣簿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尉各二十貫
文參軍文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
錢外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內
付省監每月四十五貫文每年約加一十五萬六千貫文

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

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
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
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口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
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
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自是年定俸之後至於會昌則又倍之
五萬觀察使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
史八萬節度副使中下州刺史知軍事七萬上州別駕五萬五千
長史司馬五萬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五萬諸大都督府司錄參
軍事總赤縣令四萬五千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
軍總縣上縣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觀察防
禦團練推官巡官總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
上縣丞三萬議縣丞總赤縣簿尉二萬五千畿縣上縣主簿尉二
萬由會昌以前其開世有增減不可詳也按類篇鵠鷹二歲色新
地理志唐京兆有赤縣次赤縣諸負郭亦皆爲次
赤縣鵠赤字義不可曉蓋次赤也○鵠音篇上聲
有敘法制粗立皆從楊綰之請也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

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
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
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
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
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常袞與綰同相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
清儉自賢上內重綰而專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遂忌疾綰及
議綰諡太常初諡文貞袞諷比部郎中蘇端駿之且毀綰過甚上
惡之貶端賜諡文簡時論由是薄袞綰生而聰慧年四歲處羣從
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客未
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蓋柄曲眾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
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沈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

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炫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也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爰見於色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廡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秩既同給授宜均悉平分之時論稱焉綰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凡所知交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欲以世務相干者見綰元遠不敢發辭而退大歷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鎮俗時比之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云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 元載王縉之爲相也上日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錢蓋所謂食料錢也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

不可而止

唐制堂封歲三千六百錄興元後纔千一百德宗尋復舊

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

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衮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

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衮者亦未可以深譏

也

先是楊綰常衮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甲辰以為刑部

尚書綰衮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為都官員外郎

唐都官郎掌配役隸

傳錄倖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雪冤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屬刑部

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

營兼涇原鄜蘄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

考異曰段公別傳曰自授鎮三五年間西

鄰無烽燧之警又曰戎帥論乞力陀慕公清德不敢侵凌我疆舊傳亦曰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按是月吐蕃寇原州十二月朱

泚拒吐蕃自涇州還明年九月吐蕃逼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蓋史家溢美之辭耳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

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吐蕃八萬眾軍

於原州北長澤監

蓋長澤川唐舊置馬監於此

己巳破方渠

方渠漢縣屬北地郡後省中宗神龍

三年分馬嶺置方渠縣屬慶州宋白統通典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遠軍秦長城在城北一里

入拔谷郭子儀使

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冬十月乙酉西川

節度使崔甯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

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蜀因名望漢城

先是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

河中府管下安邑解縣皆有鹽池

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

恐鹽戶減稅丁亥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

宋白曰大歷初韓滉進沒生鹽

以爲靈瑞後又奏乳鹽生

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鎮往視之

義興漢陽義縣

也晉置義興郡及縣隋廢郡存縣以屬常州

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

邠州宜祿縣有長武以時

郭子儀遣李儀光策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遠吐蕃自是不敢輕犯宋白曰長武鎮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西十里

郭子儀遣將拒卻之

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爲宋州刺史

考

曰舊劉元佐傳云李靈曜據汴州治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按劉昌以宋州牙門將說李僧惠歸順則是僧惠先已爲靈曜守宋州胡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則治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僧惠已爲李忠臣所殺治因引兵據宋州耳傳欲以爲治功故云然其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 京兆尹黎幹實非也永平軍治滑州

奏秋霖損稼韓滉奏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渌渭南縣唐初屬華州時屬雍州宋白曰郭緣生述征記云渭南縣夷狄所置謂苻姚也

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渌同上曰霖雨溥博

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

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渌南浦尉後魏分胸

縣置漁泉縣後周改曰萬川隋改曰南浦唐帶萬州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十一月壬

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眾於岷州 丙辰將

領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

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

賜號者安邑池也

時人醜之

十二月丙戌朱

泚自涇州還京師

丁亥崔甯奏破吐蕃十萬餘眾斬首八千餘

級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平盧節度

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

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

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

為青州刺史

考異曰實錄此年二月丙戌以納為青州刺史充淄青節度使至此又云為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

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擊田承嗣署奏留後尋遷青州刺史今從之正己用刑嚴

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

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

澶州漢東郡頓邱縣地隋開皇

十六年分頓邱置澶縣唐改曰澶水遼高祖諱由武德四年分黎州之澶水遼州之黎邱觀州置澶州貞觀元年州廢大歷七年

田承嗣表以魏州之
魏州臨黃復置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

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

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

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

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

蠻貊異域焉 是歲恆定趙三州地震

戊大歷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
磴磨也公輸班

作磴後人又激水為之不煩人力引水激輪使自旋轉謂之水磨史炤曰碾磨也磴磴也昇平公主有二磴入

見於上請存之上曰吾欲以利益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

日毀之 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
唐節度使置押牙牙

前重職也即今制置使司前節度使之職泗水縣屬兗州回紇
漢之卜蘇也隋時分西界為汶陽縣於今縣置泗水縣

精銳遠來求鬪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之百井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

九域志代州崞縣有陽武寨

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

寇之故待之如初

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

奪填漢御史尙書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史昭曰三渠謂黃漢渠御史渠尙書渠也填讀曰鎮

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

朔方軍士之謂屯河中者

因大掠坊市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

之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

常衮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

代宗大曆十三年

禮迎貓爲其食田鼠爲人除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更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宜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矣臣聞物反常爲妖貓鼠同乳妖也何乃賀爲上嘉之祐甫沔之子也崔沔開元名臣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爲袞奏貶祐甫張本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秦漢之雲中郡城也宋白曰從振武軍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從之回紇始去 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眾寇鹽慶二州郭子儀遣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卻之 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見三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吐蕃二萬眾寇銀麟州略

党項雜畜

銀州漢西向郡國陰縣地摩州漢新秦中之地

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上

悼念貞懿皇后不已殯於內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於莊陵

莊陵

在京兆三原

縣西北五里

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

青石嶺在涇州保定

縣西宋白曰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其界有青石嶺

詔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御之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

銓及使職如故

歐陽修曰凡選有文武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尚書掌其一侍

郎分其一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

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

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

府乃安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

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

此歸

功於太 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

善則去之舍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

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

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

琉璃盤徑尺

唐大昌曰漢西域傳屬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

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今俗所用皆消冶石汁加以
眾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眞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
字師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
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
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之矣顧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
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鑄石爲五色琉璃
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師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自是
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
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琉璃也然中國所
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
手破裂其來自存館者製差鈍模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
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蕃琉璃也蕃琉璃之異于中

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球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補古所謂大秦琉璃自來之寶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詳耳

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

路嗣恭始名劍客爲縣令連徙神烏姑蘇二

縣考績爲天下最元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

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

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

解以嗣恭爲兵部尙書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雲性剛率

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

諸鎮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眾

事吏職也言一孔目皆所綜理也

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

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

猗氏縣屬河中府宋白曰本隴國地猗頓于此

起富故日猗氏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

我遂逐之。子儀在軍中待僚佐，素有禮殿中侍御史柳芳爲子儀記室。母趙夫人猶在堂，每因軍中大譙，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至子儀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嘗謂芳曰：「子儀早事戎行，不盡奉養，而母氏背棄，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而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願當使老妻執爨，子儀自捧供案也。」然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一往。是歲，郴州黃岑山崩，壓死數百人。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開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己未大歷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爲澧州刺史。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

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畱後

爲田緒殺
悅張本

淮西節

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堦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

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眾

所服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儋等殺惠光父子而

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

吐蕃寇京師忠臣先請鎮
赴援又有平李靈曜之功

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畱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畱後

爲李希烈以進
蔡賊援張本

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

徙鎮汴州勉鎮永平凡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治東方諸帥雖

暴傲者亦宗敬之

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翃爲河中少尹知府

事河東副元帥畱後部將凌正暴橫翃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

翊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

未復賜姓李 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是夕上

崩于紫宸之內殿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癸亥皇太子卽位在諒

陰中勅遵禮法嘗召韓王迴食迴德宗弟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常

衮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眾心時羣臣朝夕臨省例皆十五舉童

衮以獨受任遇哀逾等倫或中墀反哭顧慕若不能去每哭委頓

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眾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

衮聞益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

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元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

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

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與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旣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何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卽位以袞爲欺罔大駭甲辰百官袞經序立於月華門程大昌曰按六典兩廡各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西廡有門日月華月華之西則中書省也有制貶袞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

昭應縣本新豐縣垂拱二年改曰應山神龍元年復故名元宗
更名昭應隋新豐治古新豐城北天寶昭應縣治昭應宮北

裴

再貶潮州刺史既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

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

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

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

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所甄別賢愚用滯世謂之鰲伯以其鰲鰲無賢不肖之辨也

鰲音貪入

聲又音齊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

官八百人

考異曰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從建中實錄前後相矯終不

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

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

之上以爲然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其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閒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能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者悉隸太常 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

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

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

河中靈夏皆有鹽池朔方塞下有六

城權任既重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

之久不決他日子儀從府中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

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年來京師達官家牆皆某所築祇見人自

改換牆今見在子儀聞之愴然動心遂入而請老朝廷從之甲申

詔賜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

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

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爲河中尹邠甯慶晉絳

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畱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西

受降城定遠天德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爲單于

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 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

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

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

二上曰象寶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此謂導

汭及岐至於荆山者也 天豹狃闕雞獵犬之類悉縱之此謂導

唐屬京兆富平縣界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滑青軍

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戊子以淮西雷後李

希烈為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

承百井之敗謂去年鮑防之敗于回紇也柏井在并州城北四十里宋朝徙并州城於曲陽縣 騎士單弱

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爲眾所惡時人或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爲皇后妃子韓王迥爲太子上即位幹密乘輦詣忠翼謀事事覺丙申幹忠翼竝除名長流甯里兒童數千人謀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至藍田賜死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爲太常卿以吏部尙書劉晏判度支先是晏混分掌天下財賦

大歷六年韓混判度支分掌財賦當在此

時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滬寧關內河東勸南至是晏始兼之

上素聞混培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尋出爲晉州刺史

晉州治臨汾縣古平陽也

京師東北七

百二十五里至德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

事見二百一十及九卷至德元載

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

不厭苦大歷末計一歲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以鹽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

此東渭橋也

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

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己亥朔赦天下

西川節度使崔甯永平節度使李勉竝加同平章事

詔天下

冤滯州府不爲理聽詣三司使

所謂三司使卽御史中丞中書省舍人門下省給事中也三人者各

以一司官來朝堂受辭故謂之三司非五代時理財之三司使也

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

于朝堂受辭推決尙未盡者聽過登聞鼓于是過登聞鼓者甚眾

右金吾將軍裴誥上疏以爲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

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

請度僧尼

制應山陵制度

補註應山陵制度言一應山陵制度也

務從優厚富竭

帑藏以供其費刑部員外郎令狐岷上疏諫曰臣讀漢書劉向傳

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

道故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

邱隴之處漢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

周公非不弟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文公始

爲厚葬其臣華元順從之春秋書爲不臣秦始皇葬驪山珍寶不

可勝計千載非之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

可觀矣臣又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上

荅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徙岷德茶

之元孫也

令狐德棻事太宗

庚子立皇子誦爲宣王謨爲舒王諶爲通

王諒爲虔王詳爲肅王謙爲資王乙巳立皇弟迺爲益王遂爲獨

王皆以州名爲王國名

譔邈之子也

邈代宗子大歷八年薨

早孤上子之

丙午舉先

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

制以備顧問

肅志曰初太宗卽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宏文館學士一人日侍

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侍制

是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隨仗待制永泰時

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爲相建

議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宋白

日時祐甫奏準元敷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待制官待

奏事官盡然後趨出便於內廊賜待進止至酉時然後放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於閣中

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甲子

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

東都園苑

使唐切苑總監之職也

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

外上欲以琇珪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曰是無足慮乃召駕鶴與語畱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琇珪尋更名志貞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潛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若正己奉詔則將士人人戴上恩如其不然則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又使諸道問之知朝

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

望焉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

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 高宗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

宗蓋武氏之意也 元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 按天寶十三載

加祖宗諡號并廟號皆爲九字而羣臣上元宗尊號凡十四字未知顏真卿所謂加至十一字何帝也 按周之文武

稱文不稱武言武不利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

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累聖諡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

宗以上皆從初諡 初諡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高宗天皇大帝中宗孝和皇帝睿宗曰聖真

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尙質正名敦本上

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傖官以兵進

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

寶治通鑑補題卷三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三

所刻乃初諡也按唐陵中玉冊自睿宗聖真皇帝以上所刻皆初諡然元宗諡冊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肅宗諡

冊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袁愔所謂木主玉冊皆已刊勒有見乎此耳○慘音慘又平音 初代宗之世

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道乃於右銀臺門右

臺門在東內宮城西面又北則九仙門 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忤旨失職未敘

省亦實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

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疎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

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壬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初天寶

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

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墮音 丙臣將帥競治第舍各

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

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林園隸者也 謂之奉成園宋錄奉成園在安邑坊自丹鳳門南出東街第

六坊爲安邑坊

癸酉減常貢官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庚辰詔

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詣京師者

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熱日饔生口餼殖貲

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中華之服

也誘取妻妾故禁之 辛卯罷天下榷酒收利 上之在東宮也

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

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爲學士親重無比爲張涉以職賄得罪張本乙未以涉爲

右散騎常侍仍爲學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二

起大歷十四年八月盡德宗建中二年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起大歷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

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

考異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時中書在上也憲宗

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下不知何時遷改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上相於崔祐甫祐

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

喜談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

者無不駭愕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

畱其使者前後八輩有卒老死不得歸者倖獲其人皆配江嶺

江謂

大江之南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

使於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衣一綱協律郎

沈既濟上選舉議唐志協律郎掌和律呂辨四時之氣以爲選用

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舉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

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而已唐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辭辯正書取其楷法道美判取其文理優長簿歷所以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

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豎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

古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

古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

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眾才竄進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係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彼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閒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

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邇令諸使僚佐盡受

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濟吳入也 初衡

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衡州治衡陽縣屬湖南觀察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

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

刺史始皋之遭誣在治在治者謂獄吏治其事皋以區服在列念太妃老將驚而戚

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三品以上金飾袋

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宗罷龜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即貶於潮即就以遷入賀及是

然後跪謝告實 朔方邠甯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

將史抗溫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

不服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

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難營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黃寶之敗黃寶

敗事見二百二 職爾之由盡殺之 癸亥詔人死亡於外以棺柩

還城者勿禁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甯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

事崔甯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

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尋以爲御史大夫 南詔王悶羅鳳

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 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

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 文州漢陰平之地隋爲曲

曲水正西長松置文州扶州古鄧至地後周天和中置扶州 一出

舊本置龍洞防與陰平接界蓋吐蕃出扶文南詔出黎雅也 一出

黎雅 黎州漢沈黎縣邛州漢嚴道縣境相接也考異曰建中實

錄裴昭德宗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

月乃云去冬吐蕃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贊

普謂韋倫曰今武之師開命緩矣而山南已入扶 曰吾欲取蜀

以爲東府崔甯在京師所置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

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甯歸鎮甯之爲御史大夫也以爲選
擇御史當出大夫不立謀及宰相遂奏以李衡于結等爲御史楊
炎天怒寢其奏至是炎恐甯怨己入蜀則難制乃言於上曰蜀地
富饒甯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甯雖入朝全師尙守其
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甯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
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
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甯發朱泚所領
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
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
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時甯已陛辭詔復留之初馬璘之敗於鹽
倉也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拔之於萬眾之中旣而忌其功名遣

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

兵五千

邠隴邠甯隴右二鎮之兵也

使金吾大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

兵自江油趨白坭

江油漢魏爲無人之地晉始置平武縣隋改爲江油縣帶龍州利州管下景谷縣西北有白坭

嶺屬蜀人謂平川爲坭改正坭音霸通儒誤作坭與山南兵合擊

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

七盤縣屬巴州武后久視元年置

又破之遂

克維茂二州李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甯三城追擊於大度

河外

大度河有雅州崑山縣寰宇記大度河自此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爲南邊要害之地

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

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

自瀘州南渡瀘水六百五十里至羊苴咩城舊史陽苴咩城南

夫大和城十餘里東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去雲南城三百里群能問官軍破吉浪詩越閣通遊客苴咩關聚族又西縣塗中野色

生肥芋鄉儀揭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微苴咩○咩音迷又音米

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

爲日東王 上用法嚴自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

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

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

高望重上新卽位必謂羣臣附之者服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

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己酉葬睿

文孝武皇帝於元陵元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山廟號代宗將發引上送

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閒考異曰按車指丁未之閒則行出道外矣蓋出門欲

斜就道西不當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當衝也上哭

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輶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

鳴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下祝攷王璵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

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禮天子七月而葬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十

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疏開壬午以

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宙爲單

川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置後代

考異曰舊傳云王翊爲

延州刺史李建徽郾鄆坊丹州醴後時甯旣出鎮不當更

伺隙過失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謂爲皇太子
舊制天下金帛

唐制太府掌興
藏財貨出納比

部掌旬會蜀注曰唐制天下財賦皆納于左及第五琦爲度支鹽

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

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

開考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在元宗入蜀

後命之則其奏貯于內

庫常在乾元一二年間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

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

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邦國之

大本生民之喉命重輕安危雖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

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五尺宦豎操天下之大柄出入盈虛大

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

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曰下詔凡財

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

考異曰德宗實錄作三五
十萬匹今從建中實錄 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識者稱之 丙寅

晦日有食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上遣都官員外郎關
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
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
爲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辭干進之士安有有
道賢人可隨牒舉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
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諱适代宗長子也諡法諫爭不減曰
德言不以威拒諫也執義陽善曰德

言稱人之善也 即位二十五年

改元三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己巳朝獻太清宮庚午朝享太廟辛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

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開元之末版籍浸壞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舊制成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方事夷狄成者多死邊將利其口料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哭曰爲隱課不出遂按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民苦而無告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兩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

復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樞臣猾吏因緣爲奸或公託進獻私
爲賊盜者勅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饗
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
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故相仍不知紀極百姓愛命
而供之漚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蠹食於人
凡富人丁多者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
上戶優而下戶勞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
人鄉居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
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

州縣有主戶客戶天寶三載令民十
人以上爲中男二十人以上成丁爲

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

言居行皆無
僥幸之利也

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又有譴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皇后者上不能無疑焉又晏之爲轉運使元載實薦之及載得罪代宗使晏鞠之炎怨晏不能爲載地以救其死旣爲宰相遂欲爲載報仇乃流涕言於上曰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臣爲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炎乃建言尙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甲午詔天下錢穀

皆歸金部倉部

唐制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市互市和市官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

倉庫之事

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初大歷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為

妃有寵生韓王同帝又姪愛故關官劉清潭京兆尹稔幹與左右嬖幸欲立貞懿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狹黃虵以為符動搖休宮

而晏附其謀冀立殊功嗣為宰相時宰相元載獨保護上以為最

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綰亦謂人曰晏黠者也今所圖無乃過點乎後其議漸寔貞懿卒不立上怒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

邪為姦不去將為亂託陳太不實諷為忠州刺史沈既清楊炎所薦為附炎為說今從舊傳

太宗貞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

視入年

綸考異曰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

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

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

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

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爲田悅重請鎮之兵以拒命張本

崔祐甫以疾

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靈恩復讎爲事奏用元載遺策城

原州

元載策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歷八年

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

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

秀實爲司農卿丁未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

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

爲劉文喜以涇

州拒命張本

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京兆

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

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犁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

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

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旣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上用楊炎

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

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為李抱真以澤潞為國藩翰張本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

原秦原者秦州原州也

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甯各將萬人翼其後詔

下涇州為城具

為築城之具也

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

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

徙涇州見二百二十四卷

大歷三年

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

光祿原州不守故云投之塞外

吾屬

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甯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

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

五將即史抗溫儒雅等仙鶴張獻明李光逸

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

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

原節度使代懷光 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

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寘於法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

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

李忠臣以爲先生

上意解辛未放涉歸

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爲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傅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

既而省職久廢

謂尚書省諸司失其職久矣

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

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

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己亥地震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官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獨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初吐蕃以中國始用胡人爲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爲非其族類也無賢愚悉以爲奴僕故陷虜之人苦之及見倫歸國皆毛裘蓬首窺覷牆隙或搥心隕涕或東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中虛實望王師之至若歲焉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奸

更緣此侵漁下民

自代宗迄於五代王至端午降誕州府皆有貢獻謂之四節進奉

癸丑上生日

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微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可附叛臣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愈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

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眾知上意不

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

殺文喜傳首

考異曰邪志曰詔李惟光朱泚并軍誅之誦明源城數月不拔又喜使其子求救於吐蕃蕃軍將至二將

議退軍以避之都遊奔使時遊環爭之曰西戎若來涇原必變義不為文喜沒身於戎虜秋七月西蕃遊騎登高麗澤人涇人果曰知吾為文喜求節度月王師致討則備之安能赤土塗面為異方之人乎劉海賓因之殺文喜以眾降泚泚無所殺涇人德之萌泚之亂亦自此始按是時吐蕃通好無入援文喜事又此而原州月涇州平而邪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違今從建中實錄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

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祐甫薨祐甫為相善斷大事而以用人為急務且處

心平允君子稱之及薨贈太傅諡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二

師者上以祐甫饗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 術士桑道茂上言

資治通鑑補編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思補錄

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育天子氣立高大其城

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考異曰舊

傳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

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猝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

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今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其

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

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

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

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

考異曰既云乘

喪入寇當在去年今因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質達干

源休策命追殺之耳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

馬數萬可謂大捷

事見上卷代宗大歷十三年

而消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

者道臺糧乏士卒饑馬食之故多往行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

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與兵戰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

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

藩臣垂髮不翦以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

為武義成功可汗臨漳縣屬州本鄴郡地東魏孝靜帝分鄴縣於鄴城中置臨漳縣考異曰舊傳曰休妻即吏

部侍郎王胡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

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胡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

休既在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回紇按休奉使時回紇力恭順張光晟未殺靈突炎安知回紇欲殺

休而遣之今不取 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本湖南牙將

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武岡縣漢零陵郡都梁縣之地晉分都梁置武岡縣今開東五十里有黃都梁

故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保此岡故謂之武岡郡國志云武岡城武陵因以得名隋廢武德四年分邵陽復置武岡縣屬

鄂州新志曰本武攸縣武德四年更名梁夫夷縣在今武岡界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

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

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判黔桂諸道合兵討之

荆布節度使治荊州府中

觀察使治黔州打南西道觀察使治洪州桂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

連年不能克及曹王臯爲湖南

觀察使曰驅疲叱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

敢爲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湔洗

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恕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

且憫遣使乞降猶疑不決臯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

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

請罪臯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

良罪賜名惟新

按舊唐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邑世之內地數千里僻遠甚眾乾元以來累爲叛亂與夷蠻聚

崇奉軍問西原酋長吳功曹合民內寇陷道州進攻永州陷邵州
辛京果遣王國良戍武岡國良亦叛建中初城散州以屬西原國
良乃降

辛巳遙尊上母沈氏為皇太后 楊炎既構貶劉晏又必

欲殺之知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以準為荆南節度使準希炎

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

欲招朝命

忠州荆南巡屬也故
庾準得以誣奏劉晏

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

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閒天下戶口

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

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

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

寶應元年劉晏充度支轉運使代
宗廣德二年始以晏為河南江淮

以東轉運使乃疏浚
汴水以開漕運之利

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

大歷
十四

年晏兼領度支
建中元年罷

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

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覘音詣去聲又平聲

雖遠方不數日皆

達使司

使司謂轉運使司

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

無其貴甚賤之憂常以爲辦集畧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

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貽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

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

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

起居語言無敢欺紿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

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

場院謂巡院

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

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

道各遣知院官

知院官掌諸道巡院者也

每旬月與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

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緒季年乃千餘萬緒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開去鹽鄉遠者轉官鹽

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
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
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
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
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江船達揚州入淮汴船自清口達河陰開元二十二年分汴水
武涉榮澤置河陰縣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渭口謂渭水入河之口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
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
後無不斑白者補註數重而卽已與白見運人勤勞所致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
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

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用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曷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畱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矣雖久任利權而處胥不潤所居脩行里祖樸卑陋飲食儉素室無媵婢旣死之後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 八月甲午振武畱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突董者武毅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上卽位命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輔重甚盛

至振武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
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眾彊未敢發
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
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自離
許之上以陝州之辱

事見三百二十卷寶應元年

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

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

新立移地健有孽子

登里可汗名移地健

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

宋白曰梅錄回鶻將軍號卿公綽帥河東時有梅錄將軍李錫入貢

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眾

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

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突董

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西

三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
上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
殺者以復讎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 加盧龍隴右

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
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

留後爲後姚令言以涇原兵作亂張本考異曰舊傳孟皞尋歸勅
遂拜令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
八月以涇原節度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此年必始爲留後也按
姚令言傳建中元年孟皞爲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
軍旅頻表薦令言謀肅 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餘宗
堪任將帥謀尋歸朝

族男女拜官封邑者皆冊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馬負而

賜之 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陰陽家
拘忌有

天關河魁凡魁岡之月及所繫之地忌修造史炤曰魁岡者北斗
魁星之氣十月在戌爲魁岡未白曰陰陽氏書謂是歲孟冬爲魁

國不利 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 大歷

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 元王謂元載王

也 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

按虔州刺史源歆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辭邕文雅舊臣徵為

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賈弼發之 時以宣歙

二州依山而扼江湖 冬十月己亥貶連山尉 連山縣尉連州舊武

之要分置觀察使 帝分桂陽立廣惠縣 隋又為廣仁壽元年改

為連山縣遷太子廣諱也 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

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辭邕以文雅登朝繼

以臧貶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臧動至巨萬而謂我曹

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中書舍

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尙

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爲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 十

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荅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

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兄姊立受於東序如

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

奏供張已備且殤服不足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

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

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而猶中者

髮中白首曰華

雖居禁中或十餘年不

見天子上始引見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歡飲哭泣之聲徹

於朝二公卿陪列者爲之悽然於是悉命嫁之己卯庚辰二日嫁

岳陽等凡十一縣主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纒笄總

羅有開音史徒
離酒并音飢

經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以買田宅不得侈用其衣

服之飾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所司度用籠花之費每人計錢七十萬上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費太廣宜損之又損至三萬而止因謂主等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賜之以備他用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是歲冊太子母王氏爲淑妃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籍兵兵之
著籍者也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立本紀史館修撰沈既濟奏議非之曰則天皇后進以惡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

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氏年歷而列爲唐書帝紀考諸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閔而列爲二紀昔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省者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中宗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傳名不失正禮不違常若后姓氏名諱才藝制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論者是之

建中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

考異曰建中實錄云二月丁巳

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從德宗實錄谷況燕南記曰忠志末年
惟納妖妄之人兼陰陽術數詔婦苟且之輩爭獻圖讖稱有尊位
詐作朱草靈芝璧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清齋茶食置
金栴玉罍銀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志自謂
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石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
之瑞瓊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騰甘露如蜜神酒盈
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據管內郡縣宜令知悉同爲喜慶出既
而曰爲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印而至
然後卽大位爲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
矣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妄者自卽虛僞恐
事泄見諷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草湯卽天神降速忠志一任
妖名遂於湯中密著毒藥既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德傳亦以爲
然按方士妖妄必爲一府所疾所惡恃者寶臣一人耳若醜殺寶
臣身在府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爲此蓋時
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爲方士所醜谷況承而書之下○罕音假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

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李獻
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
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

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
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
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
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全

爲孝忠武俊
并國張本

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宅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
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
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副後使將佐其奏求旌
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
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
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

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爾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止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田承嗣者悅之伯父也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恆郾共爲叛臣成德節度使治恆郾州滿清故以恆郾稱之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邢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旌

節底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
二十餘年柰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
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
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
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
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乃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
者時諸鎮皆據自比古諸侯謂京師爲上國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
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皆
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
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
數機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謂李

黃臣襲朱滔也事見
上卷代宗大曆十年 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
與我擊板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
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
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
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
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尙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
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軍府身自入朝乞
置宿衛因言惟誠且置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
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及吾亦知爾素疏忌我顧
以勇剽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
歸杜門利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眾心其母妹爲

李正己子婦母妹者惟誠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

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

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

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

比乎李正己田悅非面相告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

東封東封非東封泰山之謂蓋用左傳屬之武故城汴州正己懼

發兵萬人屯曹州曹州李正己遷田悅亦完聚為備杜預曰完聚

人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舊領汴

宋滑毫陳穎泗七州此平李靈曜後永平軍所領巡屬也按代宗

曜增領宋泗二州十四年增領汴穎二州丙子分宋毫穎別為節

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監守路嗣

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眞一意其爲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上聞之驚寤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羣臣皆入賀唐制天子以隻日受朝賀今喜於得太后故以偶日御殿而受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

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組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爲人所驅非已用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甯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御史中丞盧杞奔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初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上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食之便上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因召爲御史中丞乙未擢爲大夫樞密領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

已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

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朋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

非闕災也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為

中書侍郎擢廬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叢陋

少文學蓋音最萃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

犯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

殿直學士親任之為廬杞以姦邪致亂根本丙午更宋毫穎軍曰宣武 振

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惠光貪婪乙卯軍士共殺之 發

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和通西涉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岌然故抽京

西防秋之兵 上御望春樓望春樓在瀟水之西臨廣運潭宴勞將士神策軍士獨

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

曰此行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荷未戎捷無飲酒故不

敢奉詔

按建中元年遣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助朱泚討劉文喜并濟州既平巨濟還屯奉天也

及行有司

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惠元平

州人也

平州北平郡

三月置潞州於鄆城

潞城也形志潞川鄆曲陽縣有鄆城後齊置臨潞郡

隋廢郡為鄆城縣唐屬蔡州時分

辛巳以汾州刺史王勣為振

武軍使鎮北綏銀等州甯後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於吐蕃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衰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

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閭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

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

來公謂來瑱

每歲久壅積何可往也淮甯

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

方鎮表大歷十四年淮甯節度使復治蔡州賜號淮甯軍事見上

崇義

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晝告崇義為變

郭晝以告崇義得流罪史因晝流人以敘其事崇義

聞之請罪上爲之杖背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復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是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

拒境者拒之於境上

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

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

裨將蘭皋爲鄧州刺史

鄧州治襄陽

五月丙寅以軍興增商稅爲什

一楊炎定稅法商賈一三十稅一今增之

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

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惟岳之死也田承嗣盜據

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

范成大北使錄洛州至洛州三十五里悅

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

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

昭義救兵

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郡東魏廢置屬武安郡唐屬磁州余按隋開皇十年既改邯鄲爲臨洛隋志

不復言別置邯鄲至唐志則臨洛縣屬洛州邯鄲縣屬磁州蓋邯鄲縣必復置於唐世與臨洛各爲一縣史逸其置縣之歲月也宋

白曰臨洛縣漢易陽縣地屬趙國魏屬魏郡晉屬廣平郡後魏省入邯鄲孝文於北中府城復置易陽縣屬廣平郡今理是也隋開

皇六年改易陽爲邯鄲縣十年移邯鄲縣理陟鄉在今邯鄲縣界仍於北中府城置臨洛縣北濱洛水爲名九域志邯鄲縣在磁州東

北七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
考異曰馬建公悅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燕南記悅自統馬步五千

人應接今
邢州刺史李遷臨洛將張仝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

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粵而疏之及攻臨洛

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尙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

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

西師

西師謂澤潞河東之師自西山而下埽口當西山之下直相州之西

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

書有矣

河北二十四州卽元宗所謂河朔二十四郡也自至德改郡爲州安史既平之後河北又有分置之州若以開元天

寶河北道采訪使所統大界言之此時河北不止二十四州邢曹俊之說蓋因時俗傳習古語耳

諸將惡其異已

其毀之悅不用其策

爲田悅搆敗張本

時上初卽位銳於求治敕中書

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擇文學理道韜鈴法度之深者爲

之其俸錢餼廩幹力什器館宇之費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

左拾遺沈既濟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

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

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

有二十一員尙闕人未充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

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

闕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
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榦力及廚廩什器建造廳宇約
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
百萬之利反覆計之所損滋多且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錢
傷人破產舊所施行猶宜改革況復增置又開弊端書奏事乃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六

唐懿宗十四年

建中二年

唐懿宗十四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六終